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purpl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are several white, stylized bird silhouettes in fligh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large,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man's face and shoulders in a vibrant red color. The face is rendered with bold black outlines and some internal hatching for shading. The hair is spiky and also in red.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漂泊姻缘

彭伦乎



2 034 4696 7

飘泊姻缘



彭伦平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飘泊姻缘

彭伦乎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1 字数：179,000

印数：1—41,000

ISBN 7—5404—0105—2/I·89

统一书号：10456·262 定价：1.60元

目 录

探亲奇遇.....	(1)
绿 荷.....	(126)
乔眯子卖茶.....	(196)
飘泊姻缘.....	(242)

探亲奇遇

洞庭湖畔的鸭婆洲上，有八亩良种蜜桔树。往年，桔树不是开花少，就是花谢不大结果，惹得队上的人多嘴多舌，说是“只见娘怀肚，不见崽走路”。偏偏到一九八二年，这座桔园承包到专业户袁赤山老倌名下，经他二崽袁文龙一调摆，却变戏法似地变出了一片硕果累累的美景。暮春时节，那株株桔树就绿叶浓浓的猛发春梢；到五月间，花簇簇的，绿豆大的一粒小桔子，象无数绿色的珍珠缀满枝头。“寒露”过后，绿黄色的蜜桔，沉甸甸压得树梢弯曲，高的要用绳子吊着，低的要拿杈子撑住。你看绿叶丛中露出张张圆圆的金脸蛋在嘻笑，有的则含羞地躲在叶下眨巴着眼睛，远远看去，好似一群群金鸭婆生了蛋，成千上万的金鸭蛋，大堆小堆地聚在这小洲上，金晃晃的耀眼夺目。

面对这丰收在望的年景，赤山老倌全家都喜饱了。连过往的人见了，也无不交口称赞。有人还馋得眼珠变红，嘴里垂涎，

说赤山老信屋里的财神菩萨显了灵。

早在半个月前，县财办主任汪其仁，在分管抓多种经营的易美成副县长催促下，带着县食品罐头厂搞桔子监收的小秦伢子，坐着一辆吉普车，顺着通公路的几个公社，摸了一下柑桔生产情况。所到之处，座座桔园果实累累，柑桔大丰产将成定局。令他担心的是丰产的桔子，能不能象往年一样统一由县里收购和调拨，现在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比如某桔农的桔园，起码要增产一倍以上，偏偏主人放出风声，说只能增产几成。于是汪其仁驱车到鸭婆洲公社，想启发抓多种经营的党委委员唐白古，提供些类似的例子，以便向易副县长汇报，请县政府象往年一样颁发一个布告，对桔子采摘、销售作几条明文规定。谁知唐白古的汇报，竟跳出了汪其仁的框框，说包产到户的桔农，人人都称党的政策好，都说一定要丰收不忘爱国。至于只图个人发财，不完成国家派购、定购任务的人，眼下还没有发现，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汪其仁听了不对胃口，反问道：“未必你们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都高些？鸭婆洲那地方，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群众思想相当复杂，而今政策一放宽，只怕越发会象南岳山上的和尚做道场——各使各的法呢。”唐白古笑着说：“眼见为实，我陪你去鸭婆洲看看，何如？”汪其仁同意了。顺路还把供销社验收桔子的鹞子老信也喊上车。到了鸭婆洲大队，又将党支部书记喻三，生产队长黎冬杰叫拢，一齐朝赤山老信的桔园走去。

当时，赤山老信的大儿媳妇，外号“心眼多”的文虎嫂子，和小姑赛男，正在屋门前水港子里洗被子、蚊帐，见了一大帮

人来到鸭婆洲，心想，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可能是搞检查或参观的，便对赛男说：“快叫你二哥去桔园。干部要问么子情况，只怕爷爷老实巴巴答不清。”赛男爬上水港子，打起飞脚寻二哥袁文龙去了。文虎嫂子麻利地拧干了已洗净的被子和蚊帐，也打着小跑回家，顾不得将被帐往晒衣的竹竿上搭，车转身就去屋后的自留土里去，找她男人袁文虎。

在她们姑嫂分别去寻袁家兄弟之际，汪主任围着桔园转了一圈，胖乎乎的脸上露出几丝笑容，带着试探的口气，问守园的赤山老倌：“老驾，看样子，你这园桔子今年会大丰产，恭喜发财。你自己估报一下，这堆‘金鸭蛋’究竟有多重？”

爱讲老实话，吃过不少哑巴亏的赤山老倌，似乎也学聪明了一点，一听县里来的主任想摸这园桔子产量的底，顿时提高了警惕，故意“嘿嘿”地笑了一声，随即伸出两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幽默而又神秘地回答道：“我眼里没安定盘星，只能估个毛数字，大概这个数吧！”

“只两万斤？”

“这是放大胆子了。”

“莫保守嘛。”汪其仁一下看出，这老倌子在耍滑头，“要是只能产这么多，就象判牛脑壳一样，我帮你包销了，不干？只是莫吃后悔药呵！”

赤山老倌被汪其仁“将”得有点慌了神，只好连声招架道：“你眼色好，看能产多少嘛。”

其实，汪其仁心中也无数，又怕露出外行的马脚，便指着在场的人说：“我不主观，还是叫大家估估吧。”

“起码在三万斤以上。”唐白古心直嘴快。

“只怕你在信口开河呵。”赤山老信着了急，瞪了唐白古一眼，“要想三万斤，只好连桔树叶都摘下来。”

“老驾，我往年是有些浮报虚夸，可这回是实事求是。”唐白古笑了笑，认真说，“刚才我围着桔园目测过，专心抽测了几株，一五一十点了桔子数。要是三万斤还摘不到，你就把我的舌头割了去咽酒！”

唐白古这一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赤山老信见唐白古说得如此实在，汪主任又板着脸，心想再讨价还价也对人不住，便点了点头，笑道：“估三万就三万，反正如今是搞的大包干，摘不到那多，也不怕反右倾了。”

“老伙计”，这时鹧子老信插进话来，“依我看，你这八亩桔园的总产量，只怕至少还打了五千斤的埋伏呢！”这鹧子老信可称得上是真正的里手。

“空腔！我怕你看桔子看花了眼呵。”赤山老信暗想，若不赶紧堵住这老“鹧子”的嘴巴，当真连一点埋伏也会打不成了，便故意把脸一板，冲着他道：“我何必要打埋伏呢？多摘的桔子，送到你们供销社去，怕你少给一分钱？”

“反正我的这双鹧子眼还一不花二不麻。”鹧子老信不示弱，“至于你如何不肯如实估产，乌龟吃萤火虫，自己心里明白。”

赤山老信硬顶着：“明白不明白，你这老鹧子盯着再啄，也啄不出三万五来！”

“到时要啄出来了又如何搞？”

“那，那……”赤山老倌一时瞪目结舌。

汪其仁一听，觉得这赤山老倌真成问题，便拿出当年当区委书记时的口气：“你愿多估少估，都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我有言在先，我打算叫县食品罐头厂把你的桔子都收购去做罐头，要是产估低了，到时候没那多标准篾筐子来装，桔子蓄在树上熟烂了，背时的还是你。”

赤山老倌一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幸好这时袁文龙、袁文虎两兄弟来了。

袁文龙不慌不忙道：“我看这样吧，估产毕竟是估产，当然要尽量估准一些，百分之百的准确不可能，能估对百分之七八十就算不错。我默神，这八亩桔子产四万斤是差不多的。”

“你碰了鬼咧！”袁文虎两眼一瞪，气呼呼地嚷道，“要是有四万斤，我不叫袁文虎，叫袁文猫！”

“叫袁文鼠也有这么多！”

“多你的尸！”

“莫争，莫争。”赤山老倌生怕这一虎一龙两兄弟当着大家“龙虎斗”，忙开口压阵，从中打了一张和牌。“我仔细默了一下神，估四万斤实在太紧，会死麻蛴估（箍）出尿来。估三万斤嘛，好象松了一点，干脆，估个三万五吧。”

“你们要嫌少，就估个五万、十万斤罗，反正吹牛皮不犯死罪。”袁文虎气得冲走了。

生产队长黎冬杰一看这阵势，喊了声：“少陪。”也转身离开了桔园。

县食品罐头厂小秦，看了一眼手表，也不耐烦地催着说，他还要陪汪主任到别处去。要是这园桔子今朝估不好产，等以后估好了再上报也行。不过要是报迟了，厂里准备的标准桔筐子，就没有鸭婆洲的了。

“哼！估一下产，也象割身上的肉一样舍不得，这还象话！”汪其仁连声打着官腔，抬腿就走。

袁文龙浓眉皱了皱，忽然上去大喊道：“汪主任，要估就估好再走嘛！”

“打算估报多少？”汪其仁略一止步，回头淡淡一问。

“四万斤呗。”

汪其仁见赤山老倌还在一旁绷着脸，便回头盯着袁文龙反问道：“你作得主？”

袁文龙爽快地笑了笑：“我作不了主，这园里的桔子作得主嘛。”

赤山老倌没作声。产，就算这么估定了。

二

袁文龙的“四万斤”飞快传开了。有赞赏的，有艳羡的，也有妒嫉的。

对袁文龙大加赞赏的，首先是负责抓全县多种经营的副县长易美成。这个五十出头的“县太爷”，绰号“花脚猫”。一双腿杆子蛮勤快，成年累月在乡下转。偶尔因公回县里逗几天，也爱往他分管的单位去转。这天转到县食品罐头厂，正好汪其

仁下乡搞完调查回来。汪其仁原在这厂里当过厂长，现在抓业务的副厂长又是他的老婆。当易副县长问她问起柑桔收购准备工作做得如何时，汪其仁不等她答话，就抢先说：“从我最近下去摸底的情况看，今年桔子大丰产，只是社员普遍不愿意如实估报产量。看样子怕露富，想瞒产的思想很严重，丰产的桔子恐怕大都会外流出去卖高价。他们罐头厂肯定难‘吃’饱，上调任务也怕会完不成。”

易副县长不以为然地笑道：“你别把情况看得太严重嘛。据我在乡下了解的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接着又问：“老汪，你了解到，有没有打算愿向国家积极交售桔子的典型？”

汪其仁摇了摇头说：“还没发现！”接着又枯起眉毛应付道：“只有鸭婆洲有个叫袁文龙的，还肯说几句老实话，但他屋里的人都成问题。我们去他家估了产，估得一家人差点吵起来了……”

“那也算不错嘛。”易副县长说，“一户之中，有个把打头阵的好角色，我们再加引导，说不定能培养出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专业户来呢！”

“唉！如今还抓得出么子典型来罗！我看农民都只图个人塞腰包，什么国家观念，集体观念都谈不上了。”汪其仁苦笑一声道：“你县太爷莫高兴早了。据我从鸭婆洲的喻三支书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袁文龙种桔子是有些鬼点子，论思想嘛、嗨嗨，怕不是个当典型的料子，听说还相当调皮捣蛋。”

“那是过去罗。”易副县长还想说服他，“其实，也怪不得他……”

“算了，算了。”汪其仁不耐烦地说，“反正如今的典型，只有那么起作用。我看要保证全县柑桔收购任务完成，还是要采取行政措施才行。”

易副县长回到县政府办公室，摇了个电话到原来工作过的鸭婆洲公社。恰好接电话的是唐白古。他问唐白古，抓出了鸭婆洲那样的典型，为何不及时向县里汇报。叫快去通知袁文龙，明早赶到县里，参加后天召开的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座谈会。

唐白古为难地说：“只怕来不及整理材料，再说袁文龙过去的表现也有点差劲，能不能作为到会代表，还有点拿不准。”

“有什么拿不准？”易副县长说，“未必我和你过去就那么正确？那些年，本来不算典型，硬要瞎吹；而今典型在你眼前，却又不识货！”

唐白古忙表示就去找有关同志商量，答应开个夜工把材料写好，交袁文龙带到县里。

易美成在电话里回答说：“算了，算了，只要袁文龙来了就行了。”

在易副县长和唐白古通电话的时候，有个叫“眼镜”的秘书，走出办公室到另一处地方接电话去了，现在转身走回办公室，听了易副县长的话，突然想起了几年前听的一次情况汇报，便忙提醒易副县长道，“那年打击外流劳力，好象鸭婆洲有个叫袁文龙的人，莫不就是这个角色？”

易副县长笑着点了点头。

“象他那号人也通知来开会？”

“打算请他坐上席呢！”

“我，我看……”

“你莫想不通！”易副县长风趣地说，“到时候只怕你这‘眼镜’还有一笔外水可捞哩！你不是喜欢往报社里投投稿吗？我看你只要把这个人物摸透了，包你能写出一篇呱呱叫的稿子来。你要不信，我就讲几个有味的细节给你听。”

原来易副县长几年前在鸭婆洲当过公社书记。开头，他听蹲点的干部唐白古说，鸭婆洲生产一直搞不起来，主要是一些年轻伢子调皮捣蛋，做工夫又懒又不听安排。比如叫他们在鸭婆洲的桔子园里搞“三光”，把草皮、落叶铲到稻田里去沤肥。结果，他们就把一些桔子树的春梢、夏梢、秋梢都捋下来，担到了田里。唐白古骂他们捋得不该，为首出这馊主意的袁文龙反钻着空子奚落他说：“在桔园里搞‘三光’，是你唐干部亲自布置的嘛，若不捋掉桔树叶子，就只算搞‘两光’哩！”气得唐白古做不得声，只好又骂他们：“蠢宝！捋掉了桔树叶子，救个光枝枝，来年想不想吃桔子？”袁文龙挖苦他道：“想要吃桔子，何必又搞‘三光’嘛。”唐白古只好跑到公社去请示易美成，问对袁文龙那样的怪话大王该如何整治。易美成火着回答说：“不以粮为纲，就大批判开路，抓住活靶子批吧。”没过几天，唐白古又跑回公社向易美成告了袁文龙一状，说他大白天丢下工夫不做，跟别人借身新衣服穿上，相亲去了。易美成一听，便批评唐白古为何不去追，连对方来相亲的人都一齐扭送公社来受教育，唐白古为难地说，追是追去

了，只当面数了袁文龙的表现，喊相亲的莫上当，就让那母女俩走了。哪知一打听，那母女原是易书记的爱人和大女儿。老易听了哭笑不得，只怨他老婆和大女儿碰了鬼，发誓回家定要痛骂她们一顿，叫唐白古回去狠狠地批判袁文龙。那晓得袁文龙早已脚板下搽油，一直外流到前年才归屋。易美成见自己的大女儿已另选对象出了嫁，本想不予追究，算了，偏偏这角色外流几年回来，神气得很，说外面“大包干”如何如何好。说得鸭婆洲人心不安，闹分田分土各搞各的。唐白古一见自己的领地乱了阵脚，又跑到公社请示易美成如何处理。老易说把袁文龙搞到公社先写反省再说。那晓得袁文龙傲得很，过了几天，一个字也不曾写。易美成把他喊进办公室，眼珠一瞪：

“叫你写反省，为什么不写？”袁文龙冷笑了一声，说他要是写了反省，怕害得公社干部将来难搞平反……

“咯样的典型人物是有点意思呢！”听了易副县长一番介绍，“眼镜”对袁文龙大感兴趣。

三

易副县长、眼镜秘书正和代表们去看县剧团新上演的花鼓戏，走到县招待所门口，碰见了匆匆赶来开会的袁文龙。易副县长问他：“怎么不早点动身？”

袁文龙气愤地说：“莫说早点动身，差点来不了。我们鸭婆洲尽出活鬼！”

易副县长安慰他道：“别气，有什么问题明朝在座谈会上

再摆。你没吃饭，就快点进招待所去吃，要是吃了，就一道去看戏。”

袁文龙饭也不想吃，戏也不想看。

眼镜秘书说：“你要是硬没得去看戏的瘾，就跟我上办公室去聊聊。”

两人向办公室走去。

本来叫袁文龙上县里参加座谈会的通知，鸭婆洲大队的喻三支书昨天就接到了。只因他家里隔袁文龙住的地方远一点，又是收割晚稻的时节，他忙于收拾打稻机，便一直拖到当天傍晚，才告诉路过他家门口的鸭婆洲生产队队长黎冬杰。偏偏那位黎队长自作主张把鸭婆洲的八亩桔子包给袁文龙一家之后，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说要不是他作主拍板，袁家今年就不会走那大的运。他想，如今县里又叫袁文龙去开专业户、重点户座谈会，若是在县里挂上了号，惹起社员们再起哄，他这个队长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干脆不通知他算了。可是晚上困到床上一想，瞒了县政府的通知，日后追

次日一早，就告诉了路过的袁文虎。

袁文虎听了，心里一怔，说：“明明不上四万斤，偏要估那么多。看把牛皮吹得去，何收场？”

黎队长一听这口气，知道文虎还在打埋伏，便阴阳怪气地说：“你屋里有什么不好收场的？那八亩桔园只怕会产上五万斤呢。反正今年你屋里算赚足啦，只有我才不好收场哩。没赚一个毫子，闲话多得两只耳朵要用棉花团塞呢！好多人怪我不

该把那八亩桔园便宜包给你家，唉！”

听了队长这口气，袁文虎心里更起了顾虑，于是便把口头通知压下，不声不吭地做工夫去了。

要不是袁文龙从桔园里回家吃中饭，在路上碰着大队支书喻三，他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眼镜秘书听了袁文龙这番经过，连声感慨说：“看来当个专业户也真不容易啊！”

“那还用讲？我搞了三年专业承包，赔本，没人叹惜；发了财，哪个都眼红。”

……眼镜秘书缠着袁文龙，津津有味地一直“挖”到易副县长和代表们看完戏回来方止。次日袁文龙的发言，他也详细作了笔记。他觉得很有收获，然而，他又并没写出稿子来。因为汪其仁晓得他的想法，很不以为然。说袁文龙虽在座谈会上表了硬态，但能否兑现，还要看回去后的表现，要看他家里对鸭婆洲那一园桔子的处理，是不是能真正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善于在领导面前搞点“平衡哲学”的眼镜秘书，因而便没动笔。当易副县长问起他写没写时，他便把汪其仁的意思转弯抹角地提出来。易副县长听了，笑了笑说：“你要是对袁文龙的看法还不踏实。慎重一点，观察一下再写也不迟。只是我觉得这次座谈会还是开得挺不错，袁文龙表现也很好，应该在县里好好宣传一下。”眼镜秘书心想，由自己写稿给广播站，不如叫广播站把易副县长在会上的录音播送，可以避免持不同意见的汪其仁对他的怪罪。录音播送出去后，袁文龙也就出了名。这算是两全齐美的最佳办法。

四

录音广播一下波及到易副县长的家。吃晚饭时，易大婶见女儿在桌边坐不住，盛了一碗饭，夹几筷子菜，就溜进房里听有线广播去了。她嘀咕道：“吃饭都坐不住，有么子稀奇听的？”

易翠兰没搭娘的腔。易大婶有点生气了，走进女儿房里，把有线广播匣子的开关取了下来。

“妈！看你——”正听得津津有味的翠兰道：“你晓得啵？这是播的专业户的讲话。”

易大婶瞪了女儿一眼，数落道：“颠三倒四听么子！我屋里又当不上专业户、重点户，连一亩晚稻熟得快要扮了，油菜秧子也快栽得了，都愁没劳力搞得呢？”

“有我，还有姐姐、姐夫可以帮忙嘛。”

“你二十几了，还在屋里逗得几年哩。靠你姐姐、姐夫帮忙，那莫造孽，只要他们两公婆平素少扯点皮；我就心安理得了。今年我硬发了横心，一不叫你扮晚稻，栽油菜，二不叫你姐姐、姐夫帮忙……”

“那如何搞？”

“明朝你就上县里去，把你爹寻回来！”

“那要不得！”

“么子要不得！人家在外边当干部、当教师、当工人的都可以请假回来帮忙，你爹当个副县长就了不得啵？在广播里哇